

● 民族传统体育学

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

明磊¹, 王岗²

(1. 上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上海 200234; 2. 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伴随着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时代的有序开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迅速步入创新性发展新阶段。基于此时代背景,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运用文化学、历史学等理论知识,对国家意志、社会需求和文化发展国家战略诉求下的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理论命题进行了学理上阐释。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武术研究理应从“文化自信”的立场出发,强化中国武术是一种文明的新理念;从“文武兼修”的价值出发,重拾中国武术“武以化人”的教育意义;从“健康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回中国武术健康促进的主体功能。而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国武术的本真价值,实现真正意义上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拓展和社会责任担当,务必从“文化自信”的立场出发,重新认知“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从“提振精神”的意义出发,重新采撷中国武术“武以化人”的意义和价值;从“文化惠民”的价值出发,重新找回中国武术“健康促进”的功能和价值。

关键词:中国武术;文化使命;责任担当;文化自信;武化教育;健康促进

doi:10.19582/j.cnki.11-3785/g8.2017.09.019

中图分类号:G852.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7)09-0123-07

Cultur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Wushu

MING Lei¹, WANG Gang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Wushu School,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rderly opening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explained the cultur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Wushu 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y appeal of national will, social demand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culture, history and others, and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Conclusions: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ese Wushu research should b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o strengthen the new concept that Chinese Wushu is a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or civil and military value, to regain educatio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Wushu; starting from the healthy China, to find the main function of Chinese Wushu promoting health. To understand and find the true value of Chinese Wushu, and to realize its cultur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must be from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tandpoint, recognize broad and profound China Wushu; start from the meaning of boosting spirit,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education of Chinese Wushu; 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for the people, rediscover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health promotion of Chinese Wushu.

Keywords: Chinese Wushu; cultural mission; responsibilit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martial culture education; health promotion

“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上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

贡献的中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战略性、纲领性和指导性研究目标。习

投稿日期:2017-04-19 修改日期:2017-07-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BTY076);湖北省教育厅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ZD033)。

作者简介:明磊,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武术理论与方法。通信作者:王岗。

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讲话内容自发布以来,正在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激励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走进了一个跨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飞跃的阶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意志、政治诉求、社会需要和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我们提出将中国武术研究的问题引伸并指向“身体上的中国”中来,重新思考中国武术给予中华民族、人类世界的意义;重新思考中国武术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问题。因为,中国武术是在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出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中国武术文化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因为,中国武术文化中彰显着中华民族最具独特的精神标识。

所以,在“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1]的理论精神指导下,发现和挖掘中国武术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就应该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历史和现实命题。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求。

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武术”“文化使命”“责任担当”“文明”“武化”“健康”为关键词,借助中国 CNKI 学术期刊文献总库、读秀中文学术搜索和中国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等权威学术文献数据库,查阅了 1986—2017 年间关于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和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的相关文献分别为 410 篇和 23 篇,经过认真研读已得文献资料,最终确定撰写该文所需的 16 篇文献。以此为理论基础,在国家文化强国顶层设计战略引领下,从“文化自信”的立场、“文武兼修”的价值、“健康中国”的实现三个维度,对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的理论命题进行学理上阐释,以期凸显新时期中国武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

1 从“文化自信”的立场出发,强化中国武术是一种文明的新理念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讲话中对“文化自信”做出的高屋建瓴的价值论断,也是今天唤起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武术的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对于今天的中国武术发展而言,在我们面对强大的域外搏击文化、身体娱乐文化时,对于中国武术文化的不自信,甚至是贬评,都是错误和不对的。缺乏自信的文化,一定是不能受到文化发展礼遇的。这一点从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顶礼膜拜中就可管窥其要。长期以来,我们举国上下从政府

到百姓的呵护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心态和行动,助长了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传播、发展和独占鳌头,而对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武术文化,却表现出冷而放之的行为(相对于西方体育而言),这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这种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一步地将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倒逼成为一种小众文化。这种小众文化的生成,应该是来自我们这个民族自身的问题。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是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众多“落后”状态、“一路向西”的价值取向所牵引和作用所致。

因此,我们提出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大国的当下,在我们国家的西方体育成就进入到绝对的世界领先第一军团的现在,回归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文化自信,找回被边缘化的民族文化血脉,在“民族复兴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国家意志面前,我们必须要对中国武术文化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始终是血脉和纽带,铭刻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共同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的认同”^[2];所以,坚持“唯物史观”立场并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展开对中国武术的认识、发掘、辨别和研究,必将使“中国武术是一种文明的新理念”有序彰显。

记得著名史学家胡绳武先生在谈到自己做学问为何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指出:“回顾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我所坚持的研究方法,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严格遵照事实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任何历史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我的研究所以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原因。”^[3]引用先生的这句话,我们的意义所指不是想笼统地评价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和成绩的大小,而是要从先生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反思我们长期和当下对中国武术研究存在的种种偏颇问题。这一点在先生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标志着对世界历史全部理解上的一个根本的变革,一个真正的革命”,它“给人们提供了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一些基本原理”,进而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来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客观的规律,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给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也为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武术,发现中国武术,探究中国武术的真实,提供着唯一科学理论和方法。

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我们的研究者“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出发,就是要我们“在分析任何历史

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并以“遵照事实”为出发点,而不能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武术”孤立来看,割裂来评。

何为“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客观规律”?对于中国武术而言,我们的研究的确没有“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而更多的研究者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从自己相对稚嫩的学术积淀,狭窄的学术视野,浅薄的学术素养和单一的知识结构中,去看待中国武术,评价中国武术;因为,在我们看来中国武术之所以称之为中国武术,而不是冠以所谓的技击格斗技术,抑或是什么运动项目,其最为核心的成因则是来自“复杂的中国文化”与“复杂的中国历史”“复杂的中国人生活方式”之中。这种复杂,应该与多民族的共存,辽阔的疆界,多元化的宗教信仰等有直接的关系;但最为重要的是它与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安土的农耕文明有关,与中华民族最为智慧的24节令生活方式有关,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庄子逍遥游有关,还与人们追求世外桃源的生活境界有关,更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孙子兵学理念、智慧、思想、境界有关。

在我们看来,中国武术不是一种“打”和“战胜”的文化,而应该是一种“实用”的文化。这种“实用”的文化,由于受中华民族文明的影响,其文化产生之初本就开始远离它原始的攻防格斗功能和意义,而脱变为一种对人的“教化”和“规训”,这种对人的规训和教化价值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它更应该是一种人类的文明成果。这种文明成果的所指,在于对人礼让、谦让文明的教化和规训。“习武先修德”不是口头说教,更不是一种标榜,它是在个体进行武术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必须遵循和坚守的职业理念和法则;所以,中国武术更像是在控制和调养人将动物的身体,引导和训化成为“一种有良心的身体”的过程。也因此形成了习武之人必须遵守的“手德”“口德”等诸多要求;因为,有身体的良心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摩擦、冲突就会少得多,甚至能化干戈为玉帛,进而将人培养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事境界^[4]。

中国武术是一种文化,但它更是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生发来自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之中。这种文明成果的追求表现在中国武术对于“人”原本动物属性的“规训”和“教化”;这种“规训”和“教化”的旨要,在中国武术的实践过程中“无处不在”与“无处不有”;并且,这种中国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单纯有利于我们民族的发展,还一定有利于世界未来发展需求和指导意义。

中国武术是一种文明,我们不能小写它,也不能小视它,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早进入、享受和追求文明的标志。将野蛮的格杀之术在域外“蛮夷”还

追求格杀和决斗的技击本真价值时,我们却将其规训为一种内练自我的一种修心、修身的文明之举。不论是从技术的结构来看,还是其对习练之人的要求来观,都能够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感受和领略到朴素而深刻的人生道理。轻重缓急的修炼,过而不及的把控,人上有人的教诲,天外有天的叮嘱,习武修身的宗旨,德艺双馨的目标,在今天看来无不是对人类和谐共处的呵护和应答。

与西方体育项目相比,中国武术(传统武术)指的是可以供欣赏其身体之美的一种文化,这种美是内敛不张扬的,这种美是含蓄而深邃的,它是中国人的身体“书法”,追求的是身体语言的艺术化境界;而西方体育的身体,则表现出的往往只是外在的,它更多地体现着作为“动物”存在的“人”的“动物精神”,即“以强制强”“以高制高”和“以快制快”的“弱肉强食”法则和理念。“体育运动”与“中国武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中西文化视域下对“身体归属”认知上的差异关系,更是中西方各民族对于“强大”“胜败”“优劣”“好坏”等问题评价标准差异的关系。

中国武术中的“强大”是以追求自身内在的修为强大;中国武术中的“胜败”是以立于不败之地为目标;中国武术中的“优劣”是激励自己努力做到最好,中国武术中的“好坏”是强调自己实现道德上“有度”。“战胜”不是中国武术文化体魄中的核心和关键词,而“修道”才是它的正果;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早已在春秋战国之时,就已确立并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对“战胜”的标准。

总之,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内外兼修,长短各异,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记忆了它流变不息的过往历史,而且传承着一种追求艺术为宗旨的民族文明。顿挫间展示节奏,起落间感受尺度,摆扣间体量风范,轻重间度量修为,拳术的神奇融进了一个又一个奇妙的组合,展现出风光雷电的无穷魅力与神奇的传统力量。正是这种无穷魅力的存在和文化力量的展示,使它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早已沉淀为一种文明,并且这种文明无处不在地体现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反映着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

2 从“文武兼修”的价值出发,重拾中国武术“武化”的教育意义

中国武术,如果我们从身体运动的理念出发,它无疑应该是一种独特的身体技能,它具有类似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的特征。这一点,在我们发展中国武术的过去一个世纪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确立;而中国武术作为一种身体机能存在的文化精神价值,应该说不是西

方体育项目所能够替代的和覆盖的。作为中国人的身体文化,中国武术给予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就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 31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明确指出的“希望同志们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那样,中国武术的精神更多地标榜着的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并且这种精神价值,也正如学者邱丕相教授所言及的“要把武术作为一种崇高的‘道’来追求,追求那种形神兼备、德技兼修、术道并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终极价值”^[5],在历史的过往中早已被这个民族所认可和传承;而如何实现其在现实的当下,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其化作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动力,重拾“以武化人”“以武育人”的“武化”价值,才应该是我们正确选择。

“尚武精神”长期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推崇和膜拜。从著名学者李力研先生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讲武、习武、尚武的风气,日胜一日,形成空前绝后的‘武化’世界”^[6]的论述中就可可见一斑。甚至有学者指出,当时的“‘尚武’之风,丝毫不差于最终体育的希腊城邦斯巴达,形成过空前的‘武化世界’”^[7]。尽管随着时代的更迭,“尚武精神”的提倡在中华民族过往的不同历史时期,时起时落,也出现过“重文轻武”“崇文抑武”的社会现象,但从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对“文武兼修”“文武并重”二者兼顾的持续赞誉中,我们更能深切体会到“尚武精神”是融化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中和骨髓里的。这一点,就如雷海宗先生《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所指出的“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社会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风气;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8]那样,讲武、习武、尚武应该说在中华民族独立进取的历史长河中,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生活中至关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在我们的先辈那里,“文武兼备”与个体人格的养成、与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多彩文化的生发等等,都有直接的内在关联。

“讲武、习武、尚武”社会风气地位的彻底滑落,应该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近代以来西方坚船利炮对中华的战争掠夺有关,与“百事不如人”的民族文化自卑心态有关,更与西方体育强势进入并在中华大地上地位的不断攀升有关。尽管在民国时期,也有许多有志之士提出并倡导“新武化运动”的强国理念,但大多都与军人、军事以及救国和提升战斗力有关。有学者研究指出^[9]“新武化运动的目标在于武化救国,就是要‘铲除中国萎靡懦怯死气沉沉的病根,强身健神,救国保种’”,“从新武化运动的内容看,最初仅仅是改造军人”的新武化运动的结论

来看,新武化基本上是指强兵手段,而非中华民族传统的“讲武、习武、尚武”之内容。这一点从民国的教育宗旨更改中,我们会发现其现象流变的轨迹。

大量的史料显示,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 年元月 1 日,中华民国诞生。“1912 年 9 月 2 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国家教育宗旨,同时废止了清末的五项宗旨。宗旨的表述精要简明:‘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0]这时的“军国民教育——称军国民主义教育。这是对德国教育的借鉴,与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尚武’并无区别”^[11]。而到了 1928 年 9 月通过的一份教育宗旨中所确立的内容,就明确地将“尚武”改为“锻炼国民体格”^[12]。这一用词上的更改,应该是与“实用主义教育”在民国的被推崇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能够看到,由于西方体育的传入,从实用主义教育的需要出发,“锻炼国民体格”应该有更多的方法和路径,单纯的利用“国术”来强健国民体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始让位于具有现代西方文化意义的“体育”;也因此导致了长期在国民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武艺”以及“尚武”精神的高扬,开始变成了“体育”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和音节。

正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武术的“以武化人”和“以武育人”基于当代国民教育意义的弱化,使得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广大的青少年群体,出现了在种种哈洋、哈西、哈时髦的“洋化”过程中,形成了诸多与现今中国社会不相匹配的精神失落、意志萎靡的负面社会现象。导致了很多社会个体成员的家国意识的弱化,个体私欲的膨胀,民族情感的淡薄,价值判断的模糊,自私懦弱的频现的等等社会问题。就其原因,我们认为:奉西为尊,本土被贬,文风盛行,武化衰落的错误思潮,正是导致今天中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精神、气节、意志紊乱的主要社会动因。基于此,在我们国家实现中国梦的当下,在我们坚持“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的新的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重新找回中国武术对社会个体人的“武以化人”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才是中国武术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

因为,历史早已证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无法割舍的血脉基因,它还内存着、蕴含着破解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种种难题的开启钥匙。这一点,在汤因比先生那里早就有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3]的论述,并得到世界的认可。

我们认为,与人类世界众多的“格斗技击技术”相

比较,中国武术在文化、艺术、教育,甚至是现在学校所盛行的“西方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价值和功能,是更能满足和实现“人的社会化”教育本质的载体。中国武术不是简单的肢体运动,它蕴涵着一个人作为优秀中国人的各种素养和精神,标志着一个人称之为“中国人”的基本基因。尽管其不能直接创造出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料,但它却在“人成为人”的问题上具有其特殊的功能。这不仅表现在它有利于人在体魄上的“强壮”,而更多地表现在意志品质上的“吃苦”和精神上的“无畏”,做人处事上的“规矩”“有度”和“宽容”等“美德”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有着其它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文化必有武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历久不衰延绵不断健康前行的历史经验。这一点在中国武术研究院陈国荣先生那里更是一语中的:“武化与文化是并驾齐驱的两种教化形式,他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以文教化’和‘以武教化’两种不同的教育内容和形式而已,两者都是育人手段,各顶了半边天。”只是,“对于国人来说,文化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人却忽视了与‘文化’相对的另一半概念:‘武化’。”^[14]

中国武术作为一种以技术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其所追求的不是单纯的身体技艺,而更为重要的是展示和体认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在于对后学者通过参与武术技术的学习,养成一种独特的自立自强的民族气节,这种气节就是华夏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体育精神内涵的重要表现。

因此上,我们提出:把“武”练好,把“武”学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完成的课业。这一点我们的确应该向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和印度学习。下决心将苟活在“体育课”中的武术内容释放到更广泛的田野中浇灌,下决心将错误理解的“武术是一个体育运动项目”的理念矫正,下决心让中国武术重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队伍中并担当起民族文化育人的宏大责任和义务。有效推进“以武化人”的教育进程,实现中国武术强族、强种、教化、涵养大众的本真性价值和作用。

3 从“健康中国”的实现出发,找回中国武术健康促进的主体功能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出的时代最强音。这一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正在开启一个崭新的国家发展时代。“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们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

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更是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和责任担当。体育何为的问题,正在成为这个时代体育管理部门、参与者必须思考和应答的命题。

“健康中国”正在引领中国体育事业走进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体育事业发展新格局。这是社会进步的一次大飞跃,这是执政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这更是国家夯实我们的健康根基,解决好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战略调整和转移。这一点在卢元镇先生那里是这样认为的:“健康中国突破了原来医疗卫生的部门局限,纳入体育、教育、环境卫生,突出了大健康理念,推动形成了大卫生、大体育格局,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15]“作为一种非医疗的健康干预,体育运动采取的是主动促进健康的方式,不但相对成本较低,而且在快乐心境下解决人的健康问题,能够把体育运动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是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是一种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战略转移。”^[16]

应答“健康中国”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转移,作为长期以来滋养中华民族身体康健的中国武术文化,如何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承担起促进全体人民健康水平提高需要的责任和义务,应该说是对中国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机遇,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这个绝佳的发展机遇,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还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要进一步建立多部门参与协调一致的有效机制,横向发力,共同守卫健康红线”等讲话内容的字里行间。这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的卫生与健康发展目标中。

正是基于“健康中国”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家、社会、个人的需求,在国家强化和倡导“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西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健康中国”进程中,我们更应该强化“西方体育”“域外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并重发展的原则,使得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中国武术的发展更好地为“健康中国”的国家目标服务,承担起自己应有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发挥好中国武术基于人类健康促进的国家责任;因为,从健康的理论和标准出发,作为身体文化形态的中国武术更能够满足当代人的健康生活目标的追求和实现。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强势发展中国武术的运动项目时,在我们大力倡导中国武术回归技击本质时,我们必须思考 and 发现中国武术给予“人”的价值和功能。

在我们看来,与西方体育运动相比,中国武术给予人的健康价值和功能是最全面、最多元和最彻底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西方体育更多的是单向度的运动,人们参与其中也必须遵循其向前、向前、再向前的运动规律,也必须遵循其更高、更高、更更高的运动理念,也因此我们认为西方体育给予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使人强大起来,而这种使人强大的运动项目,往往对人的健康促进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但这种价值和作用,往往是偏颇的是不够全面的。要不然,拥有世界最强大和最丰富体育运动项目的美国,又如何能够给出“太极拳是最完美的,无可挑剔的,有益人类健康的运动项目”的科学论断。近观中国武术,从身体运动的轨迹而言,它是一种多向度的身体文化。在一个极简的技术中,中国武术都在追求技术上“左右逢源”的协调,都在追求能够实现“四面楚歌”的应对,都在追求达到“八面玲珑”的境界。正是这种对协调、应对和境界的实现追求,就使得中国武术的参与者必须身体力行地进入一个身体运动的综合空间,并在这个空间中寻求左右一统,前后关照,上下呼应的身体运动行为。这种运动行为展现和追求的是一种身体行为上的协调,实现的是一种心智开发的灵动。

对于中国武术技术体系而言,参与中国武术并不需要非常缜密的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侧的供给,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有适合满足“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的博大的内容和完善的技术体系。它有极简的单式操练,无需参与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它有迅猛刚劲朝气蓬勃的外家拳,它是青少年参与的最好选择;它更有以柔缓为主的内家拳,是适合中老年人健康促进的最佳手段和良方;它有持稳的桩功修炼,也有灵动的拳种套路;它有个体独立的修炼,也有两两的技法体认;它是一种身体上的体认和获得,更是一种修为上的养成和提升。

从中国武术的技术特征构成来看,它有最快的疾,也有最慢的缓;它有向上的提,也有向下的沉;它有旋转的妙,也有浑厚的浊;它有落叶的轻,也有撞击的重;它有空灵的虚,也有安静的实;它追求动如脱兔的快,但也更向往静如处子的恬;它倡导以快打慢的先,但也更追求后发先止的境。从中国武术的运动特征出发,中国武术不仅具有外在的身体训化功能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更强调身体运行中内在气息的畅通和自然。中国武术对健康促进的理念强调的是一种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整体观念,追求的是从整体出

发,将技术、心理和社会适应融为一体的身体行为。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它不功利、不贪婪,内外兼修是它的追求,身体协调是它的目标,人格修养是它的内在,健康长寿是它的归属。

聚思之,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的国家战略实施进程中,中国武术不论是从文化的复兴方面,还是促进国民的健康水平方面,都将实现其价值和功能的最大化发展,成为健康中国发展中最为璀璨的文化明珠。

因为,就“健康中国”建设要把握解决的重大问题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联系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17]的总体目标,应该说中国武术是最具有系统性的。其所具有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的作用和价值,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科学家们认可和接受。中国武术的“预防”作用和价值,很多学者都做过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太极拳对老年人口的跌倒可能性的预防,更是得到世界范围内科学家的认可。中国武术的“治疗”“康复”作用和价值,也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都有论述。通过中国武术技术的学习,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有很高效的治疗和康复效果,已经得到众多医学专家和康复者自身高度的采纳和认可。中国武术的“健康促进”作用和价值,更是早已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认可和延续的。

4 结束语

今天,当世界更加期待“中国智慧”,当我们更加需要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时,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确到了需要自问和反思的时候了;因为,在很多学者眼里,“中国文化有一层壳,‘不敲开那个壳根本看不清里头是什么样’,即使是生活于其中的人,或许都不一定能够敲开它,只是‘日用而不知’”^[18]。这一点应该说与卢元镇先生所指出的“当今中国传习武功者众,然而知其要义者寡,能得其真谛者更是寥寥”是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的。的确,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就如同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华夏精神、传统医学、民族艺术一样,因为其“博大精深”的美誉,而变得使人难以把握其全面和精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纯粹的体育理论为标准的中国武术鉴别力,完全不可能敲开包裹中国武术的那个“壳”。也正是这个难

以打开的“壳”遮蔽了我们认知的视野,导致了我们对中国武术的认知上分不清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或是盲目地抽其一点来盖全,或一味地刻意贬低和不屑,也因此导致了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显得非常稚嫩和浅薄。中国武术绝对不是“打”和“战胜”的代名词,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所谓“体育运动”和“运动项目”,中国武术还有很多的意义指向和价值功能的存在需要我们去挖掘、开发和唤醒。

砸开那个包裹中国武术真实面目的那个“壳”,拆开那个禁锢中国武术发展的“体育围墙”,让我们从“文化自信”的立场出发,重新认知“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让我们从“提振精神”的意义出发,重新采撷中国武术“武以化人”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从“文化惠民”的价值出发,重新找回中国武术“健康促进”的功能和价值,不断地再认识和发现中国武术的本真性所在,实现真正意义上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拓展和社会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00.
- [2] 刘云山. 肩负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和历史责任 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智慧力量[J]. 中共党史研究,2012(1):5-8.
- [3] 王鹤鸣. 深切怀念没有教过我一节课的导师胡绳武先生[N]. 文汇报,2016-07-23(02).

- [4] 王纳新,于秀,张银行. 武术的文化解释[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5):132-137.
- [5] 邱丕相,马文友. 武术的当代发展与历史使命[J]. 体育学刊,2011,18(2):117-120.
- [6] 李力研. “武化”与“文化”[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4(4):1-10.
- [7] 方国清. 中国文化与武化论辨[J]. 体育学刊,2007(1):76-78.
- [8] 雷海宗. 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1.
- [9] 谢从高. 20世纪二三十年新武化运动初论[J]. 史学月刊,2010(9):45-50.
- [10] 教育部. 教育法规汇编[M]. 北京:正中书局,1981:87.
- [11] 扈中平,刘朝晖. 挑战与应答:20世纪的教育目的观[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222.
- [1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163.
- [13] 李向军. 思想的历程 光明日报65年理论文章选萃[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402.
- [14] 陈国荣,吕韶钧. 武化教育的实质及其当代价值[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4):120-126.
- [15]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描绘健康中国的美好蓝图[N]. 光明日报,2016-08-21(01).
- [16] 金振娅. 让全民健康推进全民小康的建设[N]. 光明日报,2016-08-21(04).
- [17] 文汇报.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N]. 文汇报,2016-08-21(01).
- [18] 王弢. 在文化自信中汲取深沉力量[N]. 人民日报,2016-07-15(05).

(上接第122页)

参考文献:

- [1] 于文谦,张廷晓. 基于“木桶理论”视域下的非奥运项目[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4):1-5.
- [2] 李欣鑫,李建英. 中外优秀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成绩比较[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36(2):85-89.
- [3] 王国祥,刘生杰. 中、外优秀男子十项全能运动员的成绩比较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2011,47(6):14-18.
- [4] 齐艳,乐伟民,刘建坤. 制约我国女子田径七项全能成绩的因素分析及预测[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7):140-142.
- [5] 谢明辉. 我国女子七项全能运动的发展方向与对策[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5(3):91-94.
- [6] 詹建国,张雨. 第29届奥运会世界田坛竞争格局变化特征分析:探讨中国田径运动发展方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1):99-102.
- [7] 蔡利燕,程丽平. 历届奥运会女子七项全能成绩的分析及启示[J]. 浙江体育科学,2013,35(3):86-90.
- [8] 詹建国,戴兴鸿,周伟. 我国优秀女子短跑运动员陶宇佳

- 后程加速能力的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8):118-121.
- [9] 魏强. 基于 Panel Data 模型的世界优秀男子十项全能运动员成绩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9(4):125-134.
- [10] 卢刚,杜少武. 对当今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发展特征探索[J]. 首都体育学院报,2008,20(3):59-60.
- [11] 江瑞丽,赵鲁南,商祥,卢玲玲. 世界优秀女子七项全能运动成绩特征及中外实力分析[J]. 辽宁体育科技,2016,38(4):66-70.
- [12] 吴述松,梁东梅,李星儿. 从类平均数、变异系数和权重看我国男子十项全能的差距[J]. 中国体育科技,2013,49(5):28-34.
- [13] 余军,田广,冉清泉,等. 全运会、世锦赛优秀男子十项全能运动员特征分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160-166.
- [14] 赵波. 十项全能世界顶尖男子运动员成绩分析及预测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13(3):76-79.
- [15] 李清建,张贻杭,冉清泉. 2008—2011年世界优秀男子十项全能运动员成绩分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130-135.